

金庸先生筆下小說近千萬字，紀念他的文字恐怕也能寫出這麼多來。

看過一則逸事：為紀念愛迪生，美國擬停電一小時，後來發現根本無法做到，因為世界已經無法承受停電一分鐘。

這是對愛迪生的最好紀念。

□龍辰

金庸創造的世界已由虛構轉為現實。無數電影、電視、歌曲、建築、菜品、文章，已經令他在世上無處不在。不用正式紀念，他已經不朽了。

我不談紀念，以十句武俠影視劇歌詞獻給金庸，也獻給金庸和武俠帶給我們的青葱歲月。

“一、讓青春吹動了你的長髮，讓它牽引你的夢（《追夢人》）”

這是羅大佑為紀念三毛改寫的歌曲，充滿懷念味道。年輕時只覺好聽，但聽不出味道。人到中年，聽得出滄桑深情。

遇到武俠與金庸，可能都是不經意的事。我初讀金庸，不是小說，而是發哥演令狐沖那版電視劇的劇情介紹，剛好是開始的「滅門」。於是驚嘆有這麼好的故事，於是打開了一扇門。

少年人也讀金庸，未必讀得懂；中年人也讀金庸，未必讀得激動；老年人也讀金庸，未必讀得感動。只有青年，在他們的青春歲月時，遇到了書寫青春的文字，可以讀出情懷。

金庸筆下有各色人等，但主人公須是青少年，這是為什麼江南的「此間的少年」如此打動人心。

我們看金庸，並非無聊，並非看中了故事的曲折，而因我們有情懷！

“二、紅塵多可笑（《笑紅塵》）”

我曾寫過「茫茫小千紅塵客，芥子中翻無數波」。人生在天地間，不過是宇宙萬物中的芥子微塵。但每個人的人生又是一部大書。

回首往事，少有人不嘆息人生如夢，今日的現實與少年的夢想少有一致。

金庸少年時夢想是做外交官，但造化弄人，做了記者，更「南來白手少年行」，到了戰後香港。在因緣際會中，原屬副業的武俠小說成就他一生大名。

若干年後，也許沒人記得海寧查家的查良鏞、創立明報的查良鏞、基本法草委的查良鏞、劍橋的博士查良鏞，但一定有人記得寫下無數江湖兒女傳奇的武俠小說作家金庸。

對這弄人紅塵，我們只能付之一笑。

“三、什麼時候，天地變成江湖（《江湖路》）”

金庸寫下「書劍江山」這個名字時，肯定沒想到筆下的江湖會龐大到什麼地步。

他以十五部書、三十六冊、近千萬字締造了一個前無古人、瑰麗奇炫的江湖。這個江湖中應有盡有，武功、門派、恩怨、故事、愛情、歷史，甚至詩詞、典故、烹飪、天文、地理、易經、八卦。

無論你在世間碰到什麼事，總能在金書中找到對應情節。陳寅恪先生說：讀史早知今日事。讀金書亦然。金庸小說讀通了，世事洞明、人情練達，都有了。

世上有四類事物：自然中存在的，如山水；人類創造的，如樓宇；人類虛構的，如小說；人類虛構又轉為現實的，如根據小說創造出的山水樓宇人物。

金庸筆下，把天地變成江湖，把江湖寫成天地，將第四類事物做到了極致。

“四、滄海一聲笑，滔滔兩岸潮（《滄海一聲笑》）”

這麼多武俠影視劇歌曲，我以「滄海一聲笑」為第一。

這首歌最好地傳遞出笑傲江湖那追求自由的意境，詞曲滄桑曠達，頗有古意。據說黃霑寫了幾稿都不滿意，後來靈機一動，將宮商角徵羽五音倒過來，大道至簡，遂成佳作。

金庸到香港後在《大公報》當記者、當編輯，後來也當編劇，雖然也不錯，但不過平平。直到他一九五九年扯旗單幹，自己創立《明報》，才真是趁風弄潮，開拓天地。

都說《明報》成功靠金庸兩支筆，一支寫社評，一支寫武俠。兩者其實是一回事，就是他始終堅持文人辦報的特質，寫社評、寫武俠都是表象，追求正義、理性、公正是背後一以貫之的思路。

直到今天，《明報》社論在港報中仍獨樹一幟，最有文人氣息。《明報》讀者

最關心的三個版是港聞、中國內地和國際版，與別的報紙讀者關心馬經、娛樂、社會哈的區別很大。

作為知識分子，他像筆下的郭靖、蕭峰、張無忌、令狐沖，甚至韋小寶一樣，有所為、有所不為。

“五、誰與我生死與共（《刀劍如夢》）”

金庸兩種情寫得最好：友情與愛情。他筆下有胡苗的惺惺相惜，有郭靖拖雷的總角之交，有武當七俠的同門之義，有蕭虛段三人肝膽相照，林林總總。

但現實總是不如理想。我們窮盡一生可能也未必找到一個肝膽知己。金庸似乎也沒有。他一生朋友很多、熟人更多，在香港號稱「四大才子」，但沒聽說他與誰是莫逆之交。

與他曾經共事、一同開創新武俠的梁羽生關係很好，但有些同行冤家的味道，而且二人政治立場愈行愈遠；與他一同辦報的沈寶新算很親密了，但朋友共事涉及錢財也就難交心到哪裏去；與他同為作家的倪匡關係還不錯，替他代筆過「天龍八部」，但倪匡與古龍關係似乎也很好。

還有很多人跟他關係都不錯，但似乎找不出一個傳說中羊左、廉頗、俞鍾這樣交情的人來。

這也難怪，我們都是凡人，不可能生活在童話中。他是文人，也是商人，在社會中四面結納、八方交往，只有一個生死之交不符合現實情況。

有人與他生與共，大約沒有死與共。

“六、唯有與你同行，才能把夢追尋（《雪中情》）”

金庸一個情字打遍天下。武俠幾大家可能各有所長，但說起情字還是金老寫得最豐富。我孤陋，實在想不出還有哪一種男女之情沒寫過。

兩情相悅、一廂情願、一男多女、一女多男，酸甜苦辣鹹各種戀都有。

我不擅寫情，就不浪費筆墨了。反正看過金庸的都知道，別人是有武有俠就不錯了，他是有武有俠有情的。

至於金老本人，都說他夢中情人是夏夢。夏夢已先他而去了，在世他恐怕沒什麼希望同行的人了。



▲金庸曾因追求夏夢，到電影公司做編劇

“七、今早的容顏老於昨晚（《兩兩相忘》）”

金老筆下那麼多令人羨慕的神仙伴侶——郭黃、楊龍、張趙、沖盈，但他自己的婚姻愛情也落入俗套了。

他第一任夫人杜冶芬長得漂亮，忍受不了跟他在香港默默無聞又孤獨寂寞，於是棄他而去。

第二任夫人朱玫也是記者出身，跟他一起辦《明報》，堪稱江湖上一對俠侶，打下如許江山。網上沒找到朱玫的照片，但至少也是中人之姿吧。

但他未能免俗地愛上年輕漂亮的第三任夫人林樂怡。

三個人中，自然對朱玫最不公平。他與杜冶芬是貧賤夫妻百事哀，與朱玫則是共患難而不能共富貴。

自古美人如名將，不許人間見白頭。名將白頭倒還好，威風猶在。廉頗雖老，尚能飯斗米肉十斤，上馬提槍，以示能戰。但美人白頭，當真是世上最無可奈何之事。

《明報》辦成功了，他正當鼎盛富貴之時，朱玫卻不知何時也老了。有兩個故事網上就能看到：一是他與朱玫工作後休息只買一杯咖啡，二是他們收工回家要等

紀念金庸，十句歌詞就夠了

▶李志浬繪《射鵰英雄傳》插圖



俠之大者，為國為民，一腔碧血
仗倚天，江湖唯我能笑傲；
無人不冤，有情皆尊，半世白馬
逐鹿鼎，書劍誰與說恩仇？

——敬輓金庸先生

別人共搭小輪過海，無非都為省錢。世上最易動人心的是美色與金錢，最不可靠的也是容顏與錢財。錢易聚也易散，美人容顏一去不復返。

就連黃蓉這樣的女子，讀者也不能忍受她的中年。故黃蓉之後，再也沒有少女變老的餘地。除了九難、何鐵手這樣的配角驚鴻一瞥現身外，所有美人都留在青春年少時，以免容顏老去，兩相失望。

金庸想起朱玫，也許有愧疚之意，但讓他再活一次，恐怕仍是同樣變心。人不能突破自身困境，他也不例外。

“八、誰負誰勝出天知曉（《滄海一聲笑》）”

重複一遍，我認為《滄海一聲笑》是最好的金庸武俠歌曲，沒有之一。故選其兩句。

《明報》是金庸一生心血所繫，其大半世功業都在《明報》。他有商人才能，故能把《明報》辦得成功；但他更是書生本色，故能把《明報》辦得尤其成功。

我在「把那悲傷留給讀者」中寫了，他筆下小說其實都是悲劇結局。他的《明報》也不例外。一個辦了幾十年的報紙，就像自己的baby一樣，最終也無可例外地要賣給他人。

這個接班人不好找，比那些大門大派的掌門找接班人更難。他沒有弟子，只能從外面選人。千挑萬選擇了于品海，誰知沒多久，于品海轉手將《明報》賣掉。畢竟，他還是書生，選不準人。

《明報》與他，只剩下精神上的紐帶。

世事無常，多少高手大家，經過千辛萬苦，歷經算計安排，以為留下金城湯池、鐵打江山，但瞬間都成泡影雲煙。君子之澤，五世而斬，這算很長時間了，更多的是轉瞬之間。

始皇以為萬世，實際只有兩世。東方教主與任教主都要千秋萬載、一統江湖，但轉瞬即亡。起朱樓、宴賓客、樓塌了，勝負不過在翻覆之間。



▲林青霞飾演的「東方不敗」已成熒幕經典

像范蠡那樣，今日成功，明日飄身遠走，才是人生贏家。執著權位名利不放，又能如何呢？

在命運面前，我們都是弱者，再多的綢繆也不濟事。這也是金庸小說告訴我們的重要道理。

·龍辰

北方中年大叔，少喜武俠，尤鍾金庸，常作遷客，偶為騷人。武俠小說寫手，曾在《今古傳奇 武俠版》發表多篇小說。

“九、笑你我枉花光心計，愛競逐鏡花那美麗（《難念的經》）”

大陸最好金書版本是一九九四年三聯版，那時的金庸小說已擺脫地攤文學、誹謗誣盜等不雅稱號，開始入選中學課外讀本。此後大陸以陳墨、孔慶東等為代表的各種金庸解讀蜂起，大陸新武俠等一批武俠雜誌興起又衰落。



◀一九九四年三聯書店出版的一系列金庸小說

他的武俠進入內地時，他已隱退江湖多年。其實，他用了十年時間修訂所有小說後就投身政治了。

文人大多有濟世情懷，當時又趕上中英談判，香港前途世人矚目。作為香港名流、文士、報人，他做基本法草委，獲得大紫荊勳銜，富貴榮華，什麼都有了。

但老人家似乎還不滿足，以一元錢將笑傲版權賣給央視，遠赴英倫讀碩博，上華山論劍，把他西湖邊上的雲松書舍捐出去，直到二〇一六年起訴江南「此間的少年」侵權。

我有點替他惋惜。看來世事繁華、紅塵萬丈，縱如鏡花水月，畢竟成空，也讓人痴迷難捨。

金庸也不能例外。

“十、在世間，自有山比此山更高（《世間始終你好》）”

在「金庸江湖網」的微信公號上，有一句口號：江湖不小，金庸不老。

金庸已是傳奇，也無法超越。就算時代滾滾向前，以後出現比他更了得的武俠作家，也未必算得上超越。

如同以前出過還珠樓主的《蜀山劍俠傳》，江湖中驚為天人。後來出了金庸，也未必說金庸一定超越還珠，時代不同了。

今天是武俠衰落的年代，也是閱讀衰落的年代，更是文字衰落的年代。但我相信，武俠不死，閱讀不死，文字不死。

世間永遠有金庸，世間也許會有人超越金庸，有山比此山更高。

悼金庸先生

名動香江身歸榮，翩翩文士解武功。
生花妙筆書傳奇，浩蕩文思寫襟胸。
長簫和琴嘯滄海，倚天把劍舞屠龍。
大俠一去江湖遠，憑誰射鵰再挽弓。

浙江旅港青年許明俊 敬輓
戊戌年九月廿三於香港

·許明俊

男，浙江人，就讀於香港科技大學，係浙江省楹聯與詩詞學會理事和浙江旅港同鄉會會員，目前供職於香港某金融機構。

